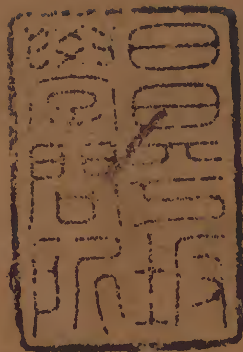


自省錄

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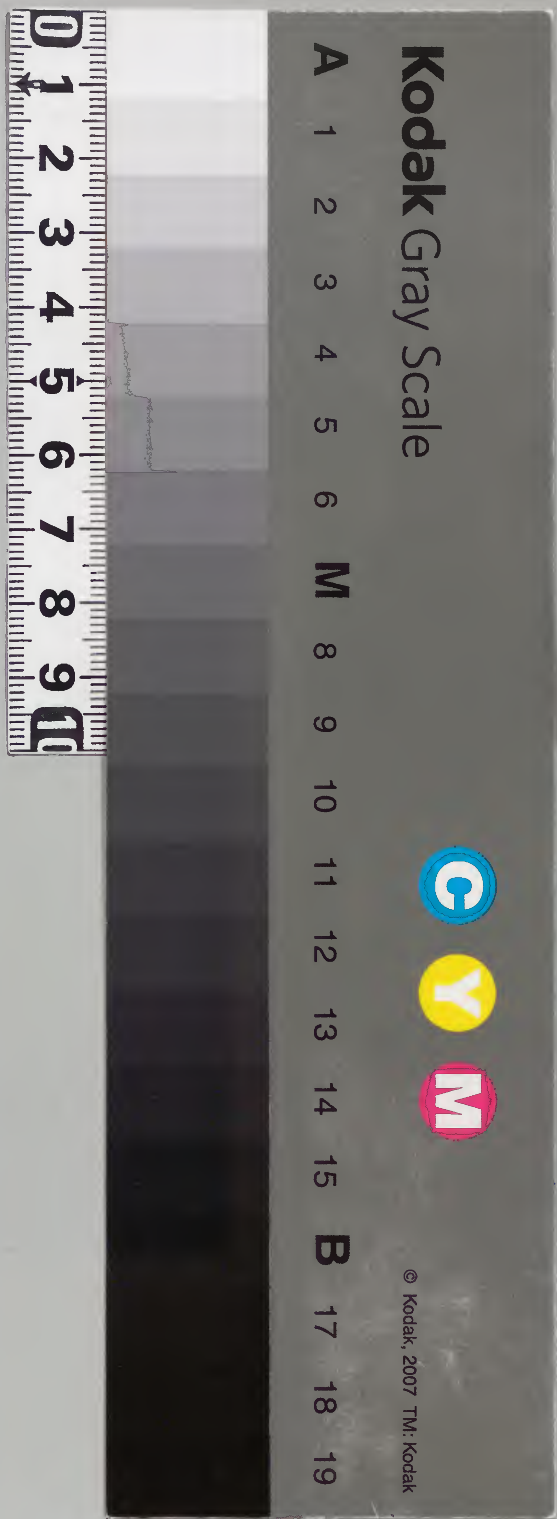


			五	漢
			二	書
			四	門
			五	
二	八	〇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五	五			漢
二	二			書
四	四			
九	九			
冊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45
冊數	2 (1)
函號	299 149

299-149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今與
朋友講究往復其言之出有不得已
者已自不勝其愧矣况既言之後有
彼不忘而我忘者有彼與我俱忘者
斯不但可恥其殆於無忌憚者可懼
之甚也間搜故篋手寫書藁之存者
置之几間時閱而屢省之於是而不
替焉其無藁不錄者可以在其中矣

不然雖盡錄諸書積成卷帙亦何益
我嘉靖戊午端午後一日退溪老人

識

退溪先生自省錄
答南時甫
去春一書後欲嗣修問此間往來京師人率由
金遷路未遇便風未果也俾來辱書兼兩詩承
悉近况前日心恙正因憂患而作今歷時既久
事往境新如何尚未快豁耶滉暮齒重病理宜
日衰比前相從之時又不啻倍甚鬚髮種種神
疲眼暗諸證迭侵頃者再蒙 恩名遣添暑毒
委頓不運不得已再上辭狀懇乞鑄罷物情深
非之謗議沸騰將獲大譴幸賴 天鑑矜察下

退溪先生自省錄

答南時甫 彦經

去春一書後欲嗣修問此間往來京師人率由
金遷路未遇便風未果也俾來辱書兼兩詩承
悉近况前日心恙正因憂患而作今歷時既久
事往境新如何尚未快豁耶滉暮齒重病理宜
日衰比前相從之時又不啻倍甚鬚髮種種神
疲眼暗諸證迭侵頃者再蒙 恩名遣添暑毒
委頓不運不得已再上辭狀懇乞鑄罷物情深
非之謗議沸騰將獲大譴幸賴 天鑑矜察下

旨溫諭已替王堂仍付僉知雖在野朝衙大非
分義此則無如之何天涵微物得遂屏退感
怍無窮細讀來喻知所患亦非偶然攝治誠不
可忽皆滉素所身歷其說略具別紙應吉一家
事聞之怛然忍涕諸友皆無恙深荷見喻以慰
遐思但拙跡如此死者無以恤孤存者無時會
合爲可歎耳

心氣之患正緣察理未透而鑿空以強探操
心昧方而擅苗以助長不覺勞心極力以至
此此亦初學之通患雖晦翁先生初間亦不

無此患若既知其如此能旋改之則無復爲
患惟不能早知而速改其患遂成矣滉平生
病源皆在於此今則心患不至如前而他病
已甚年老故耳如公青年盛氣苟亟改其初
攝養有道何終苦之有又何他證之干乎大
抵公前日爲學窮理太涉於幽深玄妙力行
未免於矜持緊急強探助長病根已成適復
加之以禍患馴致深重豈不可慮哉其治藥
之方公所自曉第一須先將世間窮通得失
榮辱利害一切置之度外不以累於靈臺既

辨得此心則所患蓋已五七分休歇矣如是而凡日用之間少酬酢節嗜慾虛閑恬愉以消遣至如圖書花草之玩溪山魚鳥之樂苟可以娛意適情者不厭其常接使心氣常在順境中無拂亂以生嗔恚是為要法看書勿至勞心切忌多看但隨意而悅其味窮理須就日用平易明白處看破教熟優游涵泳於其所已知惟非著意非不著意之間照管勿忘積之之久自然融會而有得尤不可執捉制縛以取其速驗也見喻涵養體察吾家宗旨

音天理人事本非二致善矣但悟之一字力主言之此則慈嶺帶來頓超家法吾家宗旨未聞有此然則向所謂強探助長之患恐依舊未免也滉於此病身親詣悉言之無疑其攝養之道則於身尚未見效猥言殊愧但同病相愛同患相拯不得不云云願勿以人而棄言則於公不能無補也晦菴書見成七冊無窮事業都在其中但一味力不能趁而光陰不留恨不從數十年前做此工夫願公以滉為戒毋以一恙故中年自廢以貽晚悔也

盛詩古風意趣深長絕句不無可疑效顰寫
呈千里一笑士炯已入妙香公往踵之以遂
壯遊之志堪羨堪羨自此益遠明春還後枉
顧固未卜苟無替問字幸甚詩云

與君不相見時序去堂堂幽憂各抱病寂
寞兩韜光所希在往躅所服曾迷方解牛
有餘地握苗斯自傷相思欲相勵關嶺阻
風霜絨絳繫歸鴈悵望西雲蒼

右古風

聖言上達不言悟功在循循積久中既說

無爲便脫誤如何自說落禪空

右絕句

答南時甫

此學全藉朋友切磋之力吾鄉士友有志者多
緣事故未能專心於此事殊闕警益塊坐山中
日有鈍滯之憂每思前日洛中相從之樂而不
可得正如來喻所云也但向來所講大率多墮
於渺茫汗漫之域近讀晦菴書窺得親切意思
方知其誤蓋此理洋洋於日用者只在作止語
嘿之間彞倫應接之際平實明白細微曲折無

時無處無不然顯在目前而妙入無朕初學舍
此而遽從事於高深遠大欲徑捷而得之此子
貢所不能而吾輩能之哉所以徒有推求尋覓
之勞而於行處莽莽然無可據之實矣延平曰
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肯哉言乎

答金伯榮 富仁可行 富信惇叙 富倫父喪

遷母墓合葬等禮

並有喪所以先輕而後重者蓋葬是奪情之事
人子之所不忍也特不得已而為之故先輕爾
若改葬則所謂奪情之義比於新葬者則似有

闕矣前日問及時所以謂與並有喪之禮少異
者此也蓋今日之事既與曾子問之意不同則
疑可以不拘先輕之例也然此出於臆見正犯
汰哉之謂為未安其後歷考諸禮當喪而改墓
合葬之禮並無據證而改墓一事古人皆以喪
禮處之考於瓊山儀節可見今與其無據而創
行臆見寧比類於並有喪之例而行之庶不乖
禮意故繼而有先輕後重之云正所以救前言
之失也第其日適會病冗未盡其曲折耳惟在
僉量

別紙

改葬之服既去親見。極不忍無服則於改葬
母也獨無服而可忍乎此甚可疑雖然竊意人
子於父母情非有間而聖人制禮則多為父厭
降於母者家無二尊之義最重故謹之也其意
豈不以五服最輕者總降總無服今既以斬衰
當總則齊衰以下無服可當故只以素服行之
耶觀瓊山儀節改葬服註惟云子為父妻為夫
餘皆素服布巾而無為母之文然則以意加服
亦為難矣但今當喪改葬當處以偕喪之禮則

改葬時仍服斬衰正得不敢變服之義非如只
改葬母素服未安之意如是行之如何若曾擇
之所問乃指諸父昆弟之喪哭奠所服之節與
偕喪葬禮自不同故朱子答云云不當與此合
而為說也

曾擇之所問
見瓊山家禮

或曰大明會典孝慈錄服制父與母同服斬
衰既服斬衰則改葬總服豈不可同耶曰孝
慈錄服制即瓊山禮所謂今制者多變先王
之制殊不可曉未知中國人一遵此制與否
若用斬衰則總服固當同之恐終有未合古

制之譏耳

禮反葬云云遂修葬事又云先葬者不虞祔待

後事據此則先改葬畢但未實土以築曾子問並有喪

章小註張子曰先葬者必不復土以待後葬者之入相去日近故也復土謂實土也其明

日治後葬今若如此則所喻奉新喪至墓所又

詣遷墓所一節不為患矣但改墓卜日未必恰

在後葬前一二日或相去日遠則未實土多經

日亦為難矣若緣此不得已在一日內則新喪

未窆露處不可無守留昆季一人奉守為當蓋

守喪次為重此一人雖未往遷墓所恐無不可

也葬畢告廟時則與未窆時不同皆來告何如

前云告廟時素服亦出臆見葬時既不敢變服

至此而變服似為未安但既不可不告又不可

以凶服不得已代墨衰之例素服行之庶得權

宜但喪冠絞帶不可入廟令子弟出主而以右

服奠告又子弟返主何如

奉祀題左之說從前只見家禮圖所題意謂與

大學傳序次如左者同例蓋據自己向彼而分

左右耳更不置疑於其間頃在都下見一士人

嘗游慕齋門下者云慕齋謂左者指神主左旁

而言以慕齋公之該博其言必有所據心始疑
 之及今示及小學圖何氏註見其所題正在神主
 左旁然後乃知慕齋公亦必據此而言也又得
 所諭神道尊右一橫內考右妣左而題奉祀於
 右為未當之說神主之左右也即推究得亦精到恐
 當依小學圖為善後日又考大明會典奉祀書
 神主之右與家禮同乃更與
書為川曰此是上國當日見行之禮孔子亦曰
 吾從周請并此參考處之為川卒從家禮書左
 葬後合祭於古禮無考則所行節目皆難義起
 今既不能免俗而行之則當取其稍穩便者為
 之位板今難厝而後難處不若紙榜今附橫內

而後日焚之為便或者之說宜可從也
 儀禮將啓殯設奠具於廟門外及朝祖又云重
 先奠從燭從柩從及正柩于兩楹間奠設如初
此疑夕奠從柩來仍奠質明徹徹前乃奠徹而
 於此故云奠設如初
此云乃奠此指廟門古禮如此故文公家禮有
 外奠具至是乃奠也
 設奠之禮隨文公意亦似指前奠而瓊山則務簡
 隨柩來奠非別奠也
 既以塊帛代柩并此禮去之凡朝祖所以象乎
 時出告之禮前奠之隨柩來奠者奠所以依神
 無時可去故耳非為朝祖設也故文公存之其
 別為設奠則平時出告未必皆有酒食之事故

文公去之若瓊山并去二奠則無乃太簡乎儀禮雖別設奠猶不奠於祖禰者死而辭去無取於奠獻之義也亦無焚香再拜之文蓋靈柩葬廟喪者不可代行也

儀禮朝祖正柩于兩楹間主人升自西階柩東

西面衆人東即位衆人必衆子也此非變服而入也蓋凶服

不可入廟指他祭及他禮而言也若朝祖之時柩尚入廟何凶服之不可入耶

虞祭偶同則異日而祭若同日合葬則虞不必異日所疑正然且夫婦一體虞祭偶同同日而

祭似不害義但所謂先重後輕未必皆非合葬也然猶必云異祭此必有深意不敢強為之說然與其徑直而行恐不若從禮文之言如何稱某朔似當以月建然嘗考之古文實皆指朔日之支干蓋古人重朔朔差則日皆差故必表出而言之耳

孤哀之稱出於後世故古禮只稱孤子然文公嘗云循俗稱不妨則并哀字稱之無所害矣等字不當書之獨稱主人此乃尊但敬宗之義衆子所不敢參稱也

虞祭漸用吉禮文稍備著網巾似當而禮文無
據故今人不用蓋網巾亦出於後世故禮文不
載耶未可知也但又有一事喪服小記云緦小
功虞卒哭則免又云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
皆冠及虞則皆免云云此言既葬而有事故未
得虞即不報也者且冠以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緦
小功者皆免也免者去冠而以布繞髻者也比
於冠則免乃衰飾也虞卒哭乃去冠而用免者
喪事主哀故雖漸吉而反用衰飾也以此言之
虞不用網巾似無妨也

答鄭子中 惟一

夫士之所病無立志耳苟志之誠篤何患於學
之不至而道之難聞耶雖然以公如是之志願
而不得夫一世有道之君子以親依之顧乃過
自貶損以有叩於如滉恹恹之人豈非公為不
幸而滉為愧懼之甚耶向者於公固有一二往
復之言今來諭則非但講疑所云大非其宜古
人之執禮愈恭者施當其可而卒能有成所以
為貴不然其為愈恭豈不適足為笑囹耶况無
實盜名古者比之穿窬滉所以尤不欲得此於

梁楚之間也雖然公云不懼世譏若只是朋友
講學之名則混亦安能盡避乎故從前犯笑侮
論學自不為少請公去他名而講所疑其亦可
乎

答鄭子中

春盡不得聞問僧來辱教承悉近况所云承家
幹蠱不免反為所累因此省悟思所以勇改者
甚善然於愚意猶有所未盡也蓋嘗聞之古人
所以為學者必本於孝悌忠信以次而及於天
下萬事盡性至命之極蓋其大體無所不包而

其最先最急者尤在於家庭唯諾之際故曰本
立而道生今以幹蠱之故至妨於為學之功無
乃與古所云者有異乎然則其所以承幹者得
無緩於義理而急於營為故馴至於此耶請無
改其名而改其所從事之實自承順權奉之餘
一切唯盡義理之所在則其向所營為者未必
不在其中矣如其節目之詳具在方冊在審擇
而力行之如何耳所可懼者今之所謂頓減者
不能保於後日如先正所戒野火燒不盡春風
吹又生耳滉病患如前讀書躬行皆不能十分

用工又無朋友切磋之益時復思之慄惕靡容
朱子書今幾寫畢每一人寫來隨將元本校正
病中頗費心力然因此不無見到親切處真覺
聖賢不我欺也而難形於紙墨以告人又未知
天假幾年於此做得晚境工夫也心為大極即
所謂人極者也此理無物我無內外無分段無
方體方其靜也渾然全具是為一本固無在心
在物之分及其動而應事接物事物之理
即吾心本具之理但心為主宰各隨其則而應
之豈待自吾心推出而後為事物之理北溪在

朱門最精於窮理豈不知此而云哉但於此下
一出字似微有如來喻所疑之嫌乃語言小疵
善讀者以意逆志自無所礙恐不當云自在心
者片片分來也且來喻在心在事只是一理者
得矣但又云所謂一本者指理之總腦處非指
在心者夫既曰只是一理則理之總腦不在於
心更當何在但須知在心在物本無二致處分
明透徹然後始為真知苟為不然謬曰只一理
則恐於一本萬殊處猶有所未瑩也此滉前日
每云理字難知者此也如何如何通書闇者求

於明篤其實而藝者書及朱子體有偏正之論
皆已得之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彼此二字果爲
可疑鄙意幾者動之微感物而動故於幾言彼
誠者理之實自內而發故於誠言此耳有善不
及是設問其下當有如之何等辭而今無之此
濂溪立語太簡處然此自吾東人以辭吐讀之
故爲難爾若如漢人既無辭吐之拘則但曰有
善不及即係以曰以下之文有何不可乎動靜
首節次節但以形而上下者分言有方體者有
滯超形器者莫測之意今以分之一定命之流

行言之恐未安熟玩註解說可見凡此皆以臆
見率爾奉告不知可否如有悖理悉以反教以
資講益幸甚

答鄭子中

今因景昭知自山回想靜中讀性理書所得超
詣恨不得聯床講究以祛蔽惑也前論心爲太
極北溪之說細思之終是有病但以延平謂朱
子從此推出分殊處爲非之說朱子大學或問
補亡章心主一身理在萬物互爲體用之論及
程子他人養飽公無餒乎等說推之可知北溪

之說爲未穩公能悟其語病甚不易也貳相疏儀納呈僕近日脹痞頻作不得盡力於此事如此疏儀雖甚愛之亦不得傳寫可歎其衰之甚也晦庵書諸人今已畢寫託李大用粧緘未來了此一事閑中大幸但精力如此未知其終有絲毫之益與未也

答鄭子中

細詳來示每有一病輒能知其藥朱子所謂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者公皆得之矣恐更不須問人但能默默加工向前不已積習

又又至於純熟則自然心與理一而無隨捉隨失之病矣程子曰學貴於習習能專一時方好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者正謂此也然其習之之方當如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曾子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處做工夫則庶有據依而易為力至於真積力久而有得焉然後三月不違仁及一以貫之之旨可得而議今來論則不然患操存之不能常則驗鼻息於虛靜論此心之未發則疑知覺之有無而深以把捉收拾爲難竊恐就此而習操心愈見

紛擾而無寧息之期矣故程子每以坐忘為坐
馳而其答蘇李明未發之問反覆論辨而卒之
不過以敬為言朱子之論中和亦曰未發之前
不可尋覓已發之際不容安排惟平日莊敬涵
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偽以亂之則其未發也
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今以此語觀
來諭之云其尋覓安排亦已甚矣無乃有乖於
莊敬涵養而積久有得者耶至於未發之前知
覺有無之說朱子答呂子約書論之詳矣無情
意理氣之辨來諭亦不能無可疑適此病倦來

使回晚姑竢後便

答鄭子中

足下於學既知其方又知其病之所在苟能持
進銳退速之戒不已其功久久習成質變而仁
熟庶幾得見人生一大歡喜事正恐欲速不得
也觸處皆然當處便行但見得如此未行得到
此深愧聖門先行後從之訓也來示欲須靜處
專一下工此又似不盡然也若如應俗紛紛則
果有妨學之時如家庭日用事則無非所以立
大本專一用功之地且靜處專一非難鬧處專

一為難若必要靜工則所謂雜儀者子中集先賢格言為

日用雜儀

亦殆為緩歇第二件事其可乎

別紙

在心在事之說看得透知此則理之難知處漸可融會矣日在地下亦當明曜只看其光之能射出而為月之明則可知矣然冬為四時之陰地下為地上之陰地上日景至冬而差微者日非微也窮陰使然耳然則大地積陰之下雖有光景與出地為晝者當有間故易以明入地中為明夷也

惻隱之心人之生道程子此一段語朱門辨說三條詳見下文可考也蓋此生字只是生活之生生不窮之義即與天地生物之心貫串只一生字故朱子答或問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以此觀之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亦是生活之生耳來喻以為生出之義又以為動用之意恐非本意也

心體包含無所不具仁固心之德智亦不外於

心德知覺智之事故謂之心之德何疑之有
稟氣之惡亦性之理也此語似可駭然程子以
來論此理非一蓋性比於水清而安流水之性
也其遇泥滓而汙濁遇險而波濤洶洶非其性
也然不可不謂之水特所值者異耳然則稟氣
之惡雖非性之本然豈不可謂性之理耶來喻
謂陰氣生於理而陰爲惡以此爲惡亦性之證
此則恐未然夫謂惡爲陰者以淑慝之類分之
以爲當屬乎此耳非謂生於理之陰氣必爲惡
亦能由是而爲人物之惡也若如此說是惡之

生亦原於性與善相對出來其可乎
氣之始無不善乃氣生源頭處非稟受之初也
然氣有一日之始有一月之始有一時之始有
一歲之始有一元之始然此亦槩舉而言之耳
推來推去其變無窮當隨處活者不可執定爲
某氣之始苟指認一處爲定則不通不足以語
造化之妙
程子心本善之說朱子以爲微有未穩者蓋既
謂之心已是無理氣氣便不能無夾雜在這裏
則人固有不待發於思慮動作而不善之根株

已在方寸中者安得謂之善故謂之未穩然本
於初而言則心之未發氣未用事本體虛明之
時則固無不善故他日論此又謂指心之本體
以發明程子之意則非終以為未穩可知矣
非性則亦無自而發猶之非水則何自而為波
濤耶

氣有生死理無生死之說得之以日光照物比
之亦善然日光猶有時而無者以有形故也至
於理則無聲臭無方體無窮盡何時而無耶釋
氏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精靈神識者當之
謂死而不亡去而復來則安有是理耶

答鄭子中

前月中騫姪傳書具悉佳况端午後能復還山
否滉平生不幸之極虛名欺世老病益甚以至
上誤天聽旬月之間再蒙台旨駭窘戰惕
不知所出初欲冒恥奔走適苦河魚殊劇勢難
昇行又於私心極有所難者不得已昧萬死再
上辭狀今聞物論深以為非未知終如何日夕
危慮以俟譴罰之至今世進退之難如此奈何
奈何來書稽報亦緣此無聊之故愧愧恨恨示

喻以事過多悔歸於踐履之未得力又云格物致知亦非歲月工夫可至因以知欲速之妨於進學可見自飭勵之意本領如此更加不能不措之功遲以數十年之久氣質之難變者豈不可變此道之難聞者豈終不可聞耶如滉者憊憊日甚雖知此意不能痛下工夫與朋友往復之言恐卒歸於空言也比來點檢平日應接之間流徇敝俗因自失已者十常六七見示知處世之難且嘆規矩之嚴外銷中變等語此在吾輩非小病也所當亟改但改之亦非易事只

以言語一事言之其曲折正如所喻然如此預作開安排不濟事只當敬以無失涵養深厚而發於應接者不敢輕易放過至於久久漸熟則自然已無所失而應人中節雖有所不合人亦不甚怨恠也如何秋涼惟珍鍊不宣

答鄭子中

滉病作止無定衰老目昏漸不辨細字時有一二來問之人率皆舉業覺無益於彼已有漢城人金命元來此讀易象數之學雖亦爲性理之源玩養之助然於身心日用工夫不甚親切每

日講究數卦便覺疲倦無精力可及他書殊浪
過了日子忽蒙來喻未敢率易而復之增愧增
愧况凡此衆理來意已自得之耶但所云流行
日用者千條萬緒儘無窮自事親以及萬事萬
物儘多端以無窮處多端一一恰好非窮理居
敬之極功卒難致之故觀古人爲學雖乾乾惕
厲靡容一息之間斷然亦必積累工程持以悠
久優游厭飫然後所知所行自然循次而有得
焉竊矚公之於此學似有急迫求之之病故未
免於計較近功而恒有憂憂難行之慮竊恐似

此不已駸駸然入於私意反害於義理之實非
細累也且事親節目無非天衷所在至理所寓
量古今之宜至誠溫謹以漸而行之安有上拂
親意而下爲一家之驚恠乎其不免有拂親意
而爲驚恠者得非亦由於急迫求之爲之太銳
之故耶亦無乃不量所宜行之無漸其迹太露
而然耶行有不得反躬自訟固不可無然至曰
云云則過矣以此意象行於家庭之間宜其有
所謂云云之患也橫渠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
爲之躬親甘旨乃事親中緊要事其以謂妨於

學業而勸止者亦異於餘力學文之旨矣但末俗剗敝人家子弟鮮有行之者一朝卒然每親調膳或未爲親意所安則亦當隨宜斟酌以漸成慣要在自盡其心而無忤親意可也若率意驟作反致違拂則所爲雖善恐非養志之道也滉風樹悲懷終天罔訴其於辱問雖不敢自外而妄對深有所戚戚然也至於操存節度正助病痛所喻皆當滉亦嘗粗窺此意行之不力未有一得不能加一辭於其間在公力行而究竟之耳丘瓊山所見誠不可曉大抵三代以下古

大夫進退之義莫善於宋朝諸君子瓊山獨非議之如此其亦陋矣而欲論此事爲說甚長今不暇悉也丁景錫處與書未知何所言後日可得寄來相示否彼或有復書亦望見示爲幸滉於此人甚愛之重之意謂不乖於終始但來鄉後只得一書其後寂然此必有所以然非其入有所差池也今公至都下必一相見爲我亦略致意然公方布衣滉在閑廢其於新得路之友若徒以愛重其人之故過爲汲汲憧憧則不無自失之悔此則所不可不知也滉前所云云亦

慮此故耳非設畦畛於道義之朋也

答鄭子中

滉孤陋日甚雖不忘舊業正苦疲劣不能自力於做工日夕慄然而已權好文與審姪見在清涼而孤山菴則安東權春蘭與某從孫宗道來寓但此菴距此殊不近溪路冰雪阻塞頗以往來為艱公來此本無益若寓此菴又有此礙尤未穩耳學非一蹴可到誠然而又云向時期功於一二年若用意如此真是踈脫此事乃終身事業雖到顏曾地位猶不可言已了况其下者

乎心氣之患滉乃曾傷於虎前已屢進藥說甚不服驗而復有如何之問何耶病之所起公自知之今若就心上求去此病愈去而愈攪不勝其勞撓而成大病矣且公於此學已略見得路脉入頭處不須更加許多強探索許多閑安排所謂操存省察工夫權且勿上念只看日用平常明白處寬著意思游泳其間虛閑恬愉以自養如朱子調息箴之為者及夫歲月積久之餘非徒心恙自然有效收斂操存之實亦不能無得力於此矣所云操存省察勿上念之說非謂

學者常法爲然只是心恙必如此然後可安也
况此道理無間內外凡致謹於外乃所以涵養
其中也故孔門未嘗言心學而心學在其中混
當時無引喻之人不知此理徒畏心恙而遂全
然放下了坐失數十年光陰是所恫恨公當視
以爲戒也矯揉氣質在我不在人固不易之論
然嚴師畏友日與之處其薰陶切磋之益亦豈
少哉景昭善人之未學者誠可惜也吾鄉却多
文學之士但皆桎於舉業其讀書率皆匆匆趁
逐未有回頭住脚料理此事之意雖趙士敬輩

不無有意亦不免移奪於此相見無甚講論無
大段相資之益唯李大用深用力於朱書今已
寫畢逐一勘過思索儘得到底又有金惇叙爲
學亦甚力每事必欲求其是處亦有意於朱書
但其人厄會非常長在憂患中不得專意此事
爲可嘆耳窮而買田本非甚害理計直高下之
際約濫從平亦理所不免但一有利已剋人之
心便是舜跖所由分處於此亟須緊著精采以
義利二字剖判才免爲小人即是爲君子不必
以不買爲高也然此等事留心之久易陷入於

汙賤之域切宜常激昂庶不墮落也體用之說甚善惻隱情也其未發則性也若所謂性之流行即情是耳豈情外別有性之流行耶放失亡三字固指已發後言然措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則清明純一之體十分昏鑿謂之不亡可乎延平有無主之說朱子亦譏樂記之語謂天理不待好惡無節而後滅皆此意也惟其日夜之所息不窮故雖亡而有未嘗息者存能隨感而隨發如未嘗亡耳心纔覺其放便在於此此亦先儒已論之來說皆然但以既屈方伸往過來

續爲比則爲衍說耳游定夫倍師從夷之感至此爲極如遇孟子恐異於曾子之歎不獨發於陳相也可恠可嘆朱子初得陳安卿甚喜之屢稱於朋友間蓋其學長於辨說門人鮮及之者惜其局於所長不屑踐履工夫正所謂智者過之也嘗於講席先生覺其有誤處欲極論以曉之他便隱其說以是觀之其心術隱微之間病亦不少不但其言之少餘味也然先生所謂所行與所知相反者未必專為安卿發也似泛指門人而戒勵之耳滉嘗竊恠朱子發程門所未

發而門人得力不及於程門人亦如孟子發前
聖所未發而萬章公孫丑之徒不及於游夏未
知此何故也雖然此自傳道一大事言耳其相
與發明斯道之功之盛亦豈獨朱子一身之力
哉一時及門之士隨才成就傑然樹立者不可
勝數傳相授受以至於元明之世而扶植斯文
者不絕如彼此又不可不知者也胡致堂事人
倫大變其所處亦甚未安然以文定為父而一
時師友皆大賢之人致堂為人又極剛正直道
而行豈無禮義而妄為之乎恐既養於嫡母則

所生母為其所厭如人君入繼大統則不得顧
私親之義故不得不然耳丁景錫無答書耶頃
因寓兒寄一書來云年來大病廢業不意入仕
尤有礙今病稍蘇稍繙習古書其書欲奉寄偶
尋不得未果耳

答權生好文論樂山樂水

樂山樂水聖人之言非謂山為仁而水為智也
亦非謂人與山水本一性也但曰仁者類乎山
故樂山智者類乎水故樂水所謂類者特指仁
智之人氣象意思而云爾觀朱子集註兩下有

似字以釋之可見其意故其下文動靜之訓亦以體段而言樂壽之義亦以效驗而言皆非真論仁智本然之理也故吾恐聖人之意豈不以仁智之理微妙人未易曉故於此或指其氣象意思或指其體段效驗而反覆形容之欲人因可象而求其實以為指準模範之極耳非欲其就山水而求仁智也故吾以為欲知二樂之旨當求仁智者之氣象意思欲求仁智者之氣象意思亦何以他求哉反諸吾心而得其實而已苟吾心有仁智之實充諸中而暢於外則樂山

樂水不待切切然求而自有其樂矣今不知務此而徒見其巍巍然蒼蒼然者曰吾以是求仁者之樂混混然滔滔然者曰吾以是求智者之樂吾恐其莽莽蕩蕩愈求而愈不近矣故謂仁者似山則可謂仁為山之性則非仁所以為仁之全體也謂智者似水則可謂智為水之性則非智所以得名之本意也細看來喻知人與山水之性本一而不知其分之殊一失也謂體山水之動靜而行仁智之道非聖言之本有二失也若能知去此二失而就集註之說反覆研究

而有得焉則可以信吾言之不誣矣今且以講
於仁智之實而言必須先將平日私意強探揣
摸安排之習一切掃去只就聖賢言仁智處虛
心平氣熟讀精思反覆體驗令二字義理界分
各有著落聖賢旨意與吾身心性情脗合無疑
而又旁推衆說以盡其趣習於日用以踐其實
此乃敬以存心精以讀書之事其間有多少工
夫有多少階級若不忍辛耐煩用得十分精力
未易窺其藩籬况入其門庭乎吾一生悠悠至
老略聞如此而徵信於經傳日思企而不及者

因生之問而不敢不告者亦以吾之於生義不
當有所隱也不知生其能信之乎

答金惇叙富倫

向示疑目義理微隱如滉淺識卒難剖析加以
中間偶失元目所在久未報答近方搜得借以
愚見質之前言逐一評注呈稟可否如有未當
復以見喻幸甚

大抵人之為學勿論有事無事有意無意惟當
敬以為主而動靜不失則當其思慮未萌也心
體虛明本領深純及其思慮已發也義理昭著

物欲退聽紛擾之患漸減分數積而至於有成此爲要法今不務此而以應接時自然思生爲可則是欲其無事時絕無思慮也以有意思之爲心害則是必欲如聖人無意而思乃不爲心害也欲絕思慮近於坐忘無意而思又非大賢以下所可躡至恐皆非也况所云纔思便有私意自本心陷溺之人言之固如此若以義理論之私意之生豈可以謂思之罪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先立乎其大者其小者不能奪也是則凡人私意之生正爲不

思故也今反謂纔思便有私意語意亦未精審也思明思聰等事合在一時思一不思二之疑此則切問也而用力之久自然各當其理等語亦甚善但所云一事方思雖有他事不暇思之此亦心無二用主一工夫當然然一向如此說恐又有礙理處且如今人亦有視聽偕至手足並用時節苟一於所聽而所視全不照管一於手容而足容任其胡亂則奚但於事一得一失而已其不照管任胡亂處可見其心遇此事當應不應頑然不靈便是心失其官處以此酬酢

萬變豈能中節哉故鄙意程子所謂九思各專
其一是就一事上說心無二用之理耳若遇衆
事交至之時或左或右一彼一此豈可雜然而
思旋思旋應只是心之主宰卓然在此爲衆事
之綱則當下所應之事幾微畢見四體嘿喻曲
折無漏矣所以能然者蓋人心虛靈不測萬理
本具未感之前知覺不昧苟養之有素固不待
件件著思而有旁照泛應之妙師冕見及階曰
階及席曰席皆坐曰某在此主於言思忠未必
兼於視思明而所視自中節矣君召使擯色勃

如足躩如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襟如此主
於事思敬未必兼於色貌手足而周旋之頃各
自中其節矣不獨在聖人爲然中人以下亦不
可謂盡不然也但隨所稟所養之粹駁淺深而
有分數耳故朱先生答呂子約主一主事不同
之問曰主一只是專一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
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
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若是有所係戀却
是私意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
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

是相反蓋嘗以是深思來喻之意以為一可以御萬萬不可以命一故心能主宰專一則有不待思而能隨事中節即朱子前說是也若徒曰一事方思不暇他事則恐未免反為此事所累如後說係戀之私意而成支離畔援之病也事無善惡大小皆不可有諸心中此有字泥著係累之謂正心助長計功謀利種種病痛皆生於此故不可有若如三省之類有事於心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之有此豈所當無耶如欲并此而無之則自堯舜禹湯精一執中顏冉請事

斯語皆可廢而必如佛老枯槁寂滅而後為學之至也奚可哉然此一事字亦難者得如延平先生所謂非著意非不著意即此事字之意也靜而涵天理之本然動而決人欲於幾微如是真積力久至於純熟則靜虛動直日用之間雖百起百滅心固自若而閑雜思慮自不能為吾患彼莊列之徒徒知厭事求靜而欲以坐忘為道之極致殊不知心貫動靜該事物作意志之愈見紛拏至其痛絕而力滅之則流遁邪放馳騖於汗漫廣莫之域豈非坐忘便是坐馳也歟

然來喻懲此而欲以思慮隨生隨遣為用功之地而求至於頓無妄想雜念則恐亦不免於坐馳之患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
明道寫字時甚敬固非要字好亦非要字不好但敬於寫字而已字之二拙隨其才分三力而自有所就耳此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見於事者乃聖賢心法如此不獨寫字為然也故朱子亦曰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所謂一即敬也來喻謂欲使學者不必工於書藝此非程子之意而又云故為

不好其去程子之意益遠矣

乘馬行路情境在此口占諫物即此身心所接之事何疑於主敬之法乎此與讀書時在讀書著衣時在著衣者不見其有異也東望不堪頻極目歸心已度鳥飛前若人主心不定逐物飛馳如或問論仰面貪者鳥以為身在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則果如所喻若先生之心則如明鏡在此物之過者自無不照非鏡逐物而照也蓋物過而照者如大明中天而萬象普照逐物而照者如日下逐一物而入於陰

崖之裏蔀屋之下此其言相似而大不同也何
可以彼而疑此乎讀書句語中者何字要切如人讀書不知者大
意必先以何字要切之意橫在肚裏則不無如
來喻之患若能如先生讀書法循序致一熟讀
精思優游厭飮力久功深到得無味中有味無
緊要中有緊要則此語豈有牽合之病來喻云
云似見人之噎而欲廢天下之食也
以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恐爲心害此說大誤苟
如此從古聖賢戰兢臨履日夕惕若者皆爲心

害而必如原壤夷俟莊周滅禮東坡打破這敬
字而後心得其養耶
求諸已求諸人此君子小人用心之所由分也
見人之善惡而尋己之善惡正是君子反求諸
身遷善改過點檢矯揉處私意何所容乎所惡
於方人者不務修己而較短長於他人其心外
馳而自治轉踈故耳與此思齊自訟者用心自
不同也

所引朱子及樂正子春兩語所疑甚當

朱子曰

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樂正子春曰君子一舉手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若

每以不忘為意則此難以言喻須熟玩西銘之
便害於心如何則此難以言喻須熟玩西銘之
旨識得仁體則自知此兩語之味蓋仁者之心
本自如此非以不忘為意然後不忘也然亦須
於自家心得其正時親切體驗實見得乾父坤
母民胞物與涵渾惻怛無內外遠近之間事親
事天真是一理舉目莫非此事靡容一息之停
意思分明方知此非強設之言也不然假使真
能如子春之言要止是篤於孝行之人爾若於
朱子之言則又莽莽蕩蕩無交涉不近情而流
於墨子之兼愛矣

論人長短為不可者恐使人益長險薄之習耳
其本於忠愛而辨別是非則自古聖賢論當世
人物長短自不為少何可槩謂之不美而一切
禁斷耶但觀其心之所在如何耳故程子論格
物之學亦以是為言來示謂今字帶於古字如
此回互反涉私意非也至於心辨是非而不必
論或有當如此之時然亦不可如此立定死法
也
常習舊學則於方讀書有妨者此為欲速之心
所使故以此為患也欲速故不惟不暇溫故而

方讀之書亦不暇精熟意緒匆匆常若有所迫
逐本欲廣讀諸書而鹵莽遺忘厥終與初不讀
一書者無異觀今日學者每坐此病畢竟成就
得甚麼事業滉向爲舉子正亦如此加以病倦
讀書殊草草過了多少光陰今年力衰邁無路
追補無以勸勵士友直是無可開口近來尤覺
此弊內自愧勵而已晝日所讀夜中思繹此延
平所以告晦菴者依此做不輟當日有益也
來不迎去不追所論大槩得之比如一家主人
翁鎮常在家裏做主幹當家事遇客從外來自

家只在門庭接待了去則又不離門庭以主送
客如是雖日有迎送何害於家計不然東西南
北客至紛然自家輒離出門庭遠迎近接奔走
不息去而追送亦復如是自家屋舍却無人主
管被寇賊縱橫打破蕪沒終身不肯回頭來豈
不爲大哀也耶

平居無事是涵養本原地頭外儼若思中心主
一惺惺然時也一念之萌但遏其邪而存其理
爾一切排遣不得蓋無事時固當靜以存養然
如有所當思而思能主一無走作是乃靜中之

動恐無害於持心也今論無事時持心之法一
要常惺惺而遣去思慮是一於靜而欲無動也
一要未嘗息念而不替其窮理是偏於動而無
靜時也此即朱子所論常寐無覺常行不輟之
病皆不可也

嘗觀朱子跪坐說云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
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
然則今所謂危坐即古之坐今所謂跪古亦謂
之跪而古別無危坐盤坐之稱也姑以古坐今
危論之古人想其自小學隅坐時而習之習之

熟故能安而無難焉朱子所以引道家禮懺者
以爲習故能之之云也今人既不能如古之習
安故朱子有盤坐何害之說蓋能收斂身心齊
莊整齊則有時盤坐雖不如危坐之嚴肅自不
害義理故可以通謂之正坐端坐而可行也但
來喻所謂不別危盤而靜坐非危非盤而端坐
未知此指何坐而云耳椅坐恐是出於中古古
之禮坐皆席地而坐故古塑像皆爲地坐朱子
考辨甚詳矣坐如尸者只謂齋敬之容如是非
謂學尸之坐法也

寢不尸注偃卧之說滉亦常疑之然以似死人
之意推之似是謂仰卧也又嘗見古圖畫畫人
之卧者率作仄卧未見有仰卧者得非古人以
仰卧爲非禮歟然常人未之能行而唯孔子能
之故特記於此未可知也
禱於尼山不能必其有無假令有之今於叔梁
紇固不可以生聖子之故而事事責其正道又
不當摘夫子之言揆紇之所爲而有疑於夫子
顯其親之失也但大夫而禱山川實諂而非禮
乃應而生聖人此又理之不可知者故每疑此

與野合等事皆齊東野語之類耳

嘗見古記有云南斗司生北斗司死故抹死請
命皆於北斗此乃術家之邪說耳黔婁之禱特
出於迫切之至情徇俗爲之邪正不暇論也其
得愈病只是孝感所致大抵孝子至誠動天地
致祥異古今此類不可枚數不必致疑於此也
朱子所云正禮恐記者之誤子路請禱之事集
註盡之不可以多求也此事雖於君父已有迫
不得已不請於病者之說今又有爲妻子兄弟
之云則是相率而爲巫風不務民義諂瀆鬼神

而正道湮矣正不可容易為說故引朱先生答
滕德粹書以告之不審惇叙以為如何

答滕書
見朱子

大全四
十九卷

右皆因來問之及而不敢有隱於左右在公
裁擇之如何第觀來喻皆以所聞推驗於日
用操術之間思索儘細察識儘密可見用工
之切但於持敬一事猶未能真實見得著實
行去所以自家用工處與聖賢之言動相違
異疑慮前却徒有比較拍擬之煩未有明白
可據驀直進前之意此學問大本於此而不

得則雖有零碎工夫卒難湊泊勞而無功或
轉入釋老去矣朱子謂李晦叔曰罷却許多
閑安排除却許多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
是如何此是公當病之藥試思之幸甚

答李叔獻

珥

前月中金子厚人還奉書知好抵北坪學履勝
迪欣寫鬱懷未遇歸便修復不時子厚之回又
蒙惠書及詩兼墮詢堯之語感怍無已滉也僻
陋寡徒無與為學病中看書時有意會處及到
體行或相矛盾者多矣年衰力微又不能取友

四方以自輔益恒自企仔兩書之來乃不及藥石而反欲借聽於聾者何耶踧躅不敢承然而欲遂無言則又非相與之道終不敢有隱於情素也前書深以往時失學爲歎足下行年甫弱冠耳而顛脫如許不可謂失學而尚且云然者豈不以所學有差同於未學也耶悟前非而思改又知從事於窮理居敬之實可謂勇於改過急於向道而不迷其方矣聖遠言湮異端亂真古之聰明才傑之士始終迷溺者固不足論矣亦有始正而終邪者有中立而兩是者有陽排

而陰右者其入雖有淺深而其誣天罔聖充塞仁義之罪一也惟程伯子張橫渠朱晦菴諸先生其始若不能無少出入而旋覺其非噫非天下之大智大勇其孰能脫洪流而返真源也哉往聞人言足下讀釋氏書而頗中其毒心惜之久矣日者之來見我也不諱其實而能言其非今見兩書之旨又如此吾知足下之可與適道也所懼者新嗜靡甘熟處難忘五穀之實未成而穉穉之秋遽及也如欲免此亦不待他求惟十分勉力於窮理居敬之工而二者之方則大

學見之矣章句明之矣或問盡之矣足下方讀此書而猶患夫未有所得者得非有見於文義而未見於身心性情之間耶雖見於身心性情而或不能真切體驗實味膏腴耶二者雖相首尾而實是兩段工夫切勿以分段為憂惟必以互進為法勿為等待即今便可下工勿為遲疑隨處便當著力虛心觀理勿先執定於已見積漸純熟未可責效於時月弗得弗措直以為終身事業其理至於融會敬至於專一皆深造之餘自得之耳豈若一起頓悟立地成佛者之略

見影象於恍惚冥昧之際而便謂一大事已了耶故窮理而驗於踐履始為真知主敬而能無二三方為實得今雖見理而未免於淺淡雖持敬而或失於整頓則其日用應接之間從而壞之者沓至而無窮豈但所謂思慮食色燕談之為害而已乎雖然為學之初見理未真持敬屢失亦人之通患若如滉者非但厥初至白首尤甚常恐吾生之浪過而有望於並世之君子不啻如飢渴之在躬顧嘗以是觀於一時之人其英材絕識未可一二數未達則奪於科目已達

則沒於利害縱或有意而不能勇為者滔滔也
若足下之所存則有異於是以其曾不難於斷
置知之矣足下苟能移斷置不難之心以行於
世雖科目利害之在前其不與眾人同其休迫
也無疑此滉所以有感於足下者也第以超詣
之資容易於講解故其發為言論者有不由憤
悱見於推行者似欠於懇篤誠恐若此不已未
保其終不受變於世習也故不計其有無於已
而輒言之後書所問亦粗見別紙并冀諒察不
宣



